

钟桂松 著



海燕出版社

茅盾书话

钟桂松 著

海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茅盾书话/钟桂松著. —郑州: 海燕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5350-4878-3

I. ①茅… II. ①钟…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4602号

选题策划: 黄天奇
责任编辑: 郭六轮
整体设计: 韩 青
责任校对: 齐 笑
责任发行: 贾伍民
责任印制: 邢宏洲

出版发行: 海燕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21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热线: 0371-6573452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16开(710毫米×1000毫米)

印 张: 9印张

字 数: 140千字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自序 茅盾书缘

钟桂松

读书是一个识字人的基本精神需求，是一种基本欲望。然而，书读到深处，人与书的读与被读关系似乎变成情感关系，原本用纸张印出来的书，变成活生生有思想有感情的人一样，仿佛成为灵性之物能互动，书读到深处都是情，相遇都是缘分。我在学习研究茅盾的过程中就碰到过类似的缘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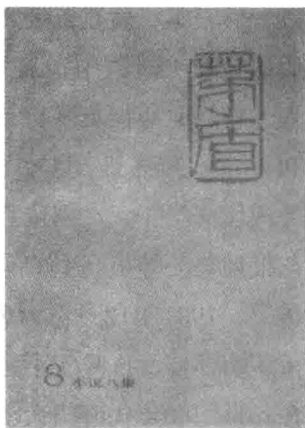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初，读书买书成了我的全部业余生活，但那时即使在茅盾故乡的县城，要寻一本有关茅盾的书仍是十分困难。记得当时浙江有本杂志叫《东方》，是大型文学杂志。一天，我发现在报上刊登的《东方》杂志目录里有一篇茅盾的《我的学生时代》，然后在茅盾故乡县城里各个书店寻个遍，也没有发现这一期杂志。那个时候县城没有书摊，杂志似乎都是在书店里经销，后来书店里的同志告诉我，说下面一个镇的书店里还有两本。于是我赶忙打电话到那里，让他们留一本给我。后来那个镇上书店里的同志见我来得急，就托一位在镇上办事的县教育局干部带回来，说是那位带杂志的同志乘末班车到县城，让我去一个路口等。此时已是下午，我不住地盘算，这本杂志该到哪里了，估计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见到了，脑海里尽是这些想象。下班时，我没有回宿舍，而是到一个叫“大庆桥”的地方，等候那位带杂志回来的同志，因为正逢下班，路过的人川流不息，我痴痴地等在那里，十分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始终不见带杂志的那个同志回来，直到昏黄的路灯亮起，才见她姗姗来迟。当我拿到这本杂志，一声道谢之后，立刻快步跑回宿



舍，开灯读书，一种如饥似渴的情绪浸润全身，屋内的宁静，阅读的满足感，让我的思绪跟着茅盾的笔，回到20世纪初茅盾的小学时代。当我读完后，才想起晚饭还没有吃呢。但当时那读书的兴奋劲，至今仍有余味，觉得无比充实。这种痴情，让我感到业余生活的充实，也让我尝到读书工作互补的甜头。现在想来，二十余年出版的十多本有关茅盾的书，与读书中的痴情，自感不无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20年代发轫的茅盾研究也兴盛起来。一晃马上要进入新世纪，其实这本身不必自作多情，20世纪人们吃饭，21世纪还是吃饭，本质上与平常没有多大区别。但偏偏自作多情的人类要弄出世纪盘点，或新世纪畅想之类的东西。于是，不能免俗的我，在出版家黄育海先生的支持下，动手去写《二十世纪茅盾研究史》。要写这部学术书，对我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机遇是有机会梳理70年来研究茅盾的著作和文章，可以系统地重温一下已往茅盾研究的著作和文章；挑战是要根据自己的学识去判断和评述数千篇文章绝非易事。过去的茅盾研究的全国和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我大都参加，但上百种有关茅盾的专著、专集，我还得重新认真读一遍，认真去思索。

尽管我有几大书柜茅盾著作和研究茅盾的著作，但要读茅盾研究所有著作版本，还缺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天津教育出版社的邱文治、韩银庭著的《茅盾研究六十年》，当时发行量极小，印了600册，尽管此书是1990年出版印行的。



我在北京白杨树下的茅盾故居里见过，因为放在展览的柜子里，只能隔着玻璃看看，不能动手，没有读过。而杭州各处图书馆到处寻找也没有见到，图书馆在转型时期，这类书是不会进的。于是，我冒昧写信给天津教育出版社。结果，没有几天，就收到一封挂号信，拆开一看，竟是该社总编室冯今声先生的信。他在信中说，此书印得少，社里已无复本可售，只好将样品室内唯一的一本《茅盾研究六十年》借给我。读完信，让我感动莫名，因为我与冯今声先生素昧平生，只凭我的一封信，他就将样书寄来。我立即回信，表示感谢的同时也表示读过后尽快奉还。后来，我读完后立即奉还给冯今声先生。但是，我在感谢天津教育出版社的同时，仍以未能拥在此书为憾事。所以，每当有机会逛旧书店，总不会忘怀这本《茅盾研究六十年》。潘家园里去寻过，上海书城里也寻觅过，中国书店里也留意过，都没有见到这本书。直到有一天，北京的朋友来电话，说见到一本《茅盾研究六十年》，成色很新，但是旧书。问我是否有了这本书，我几乎兴奋得跳起来——我在电话里连声问：“真的？真的？”问明情况后，我又絮絮叨叨地告诉北京那位朋友，这些年对这本书的渴求，每天都在期待，期待着拥有，现在终于与这本书有了缘分，自己都有点不相信。这事倒让我想到，书是不是与人一样，不光有缘分与否，还有人一样的感情。当这本书寄到我手上时，我真的看了它半天，褐色的精装封面里，有我太多的思念。所以，我小心翼翼地将它放进我的书柜里，看一眼都觉得有点神圣感。

另一本，就是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茅盾评传》。在写作《二十世纪茅盾研究史》过程中，对早期评论茅盾的文章是必读的。曾有一位叫伏志英的人，在1931年搜集了自茅盾《幻灭》发表之后散落在《文学周报》、《读书月刊》、《狮吼》、《小物件》、《海风周报》、《新月》、《万人月报》、《现代文学》、《创造月报》、《认识》、《真美善》、《小说月报》、《文艺批评集》等报刊上的有关茅盾及作品的评论文章，搜集成册，取名《茅盾评传》，1931年12月作为现代文学讲座由上海现代书局印行。这部厚达404页的《茅盾评传》，其实不是一部评述茅盾的专著，而是一部集子。集子里的文章在20世纪80年代厦门大学庄钟庆先生编纂的茅盾研究集子里我早已读到过，作者都是当时茅盾小说的读者和研究者，因为是同时代的人，与茅盾年龄也差不多，所以文章写得真切自然，说好说不好的都有，因此这些文章十分珍贵。但整册《茅盾评传》，却因年代久远，一般读者都难觅其踪影。当时我打听到一位藏书颇丰的朋友有此书，但书太多，不知堆在哪里，当时我也不好意思再让这位朋友去翻箱倒柜。不过，不见这部书的尊容总是一种遗憾。后来我到杭州的一些图书馆里去打听，得知此类书已经很少，即使有也大都在仓库里堆着或者打成包丢在角落里。这自然是中国人的性格，喜新厌旧，新书一般都整整齐齐地上架让读者查询，而旧书，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旧书大都尘封在仓库里，要查询此书简直就是大海捞针。所以尽管写《二十世纪茅盾研究史》时已见到过《茅盾评传》的全部内容，但作为一个业余研究者一直为未能拥有乃至亲睹它而耿耿于怀，何时才能见到？一直萦绕于心头不能释怀。然而在2007年秋的一天，在浏览旧书网站时，不经意间发现这部《茅盾评传》，见到时，那种欣喜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因为这部书，我已苦苦寻觅了十多年！于是赶快让人去办理购买手续，唯恐失之交臂。不久，一部品相不错的《茅盾评传》被送到我手上，看到淡黄色的封面上醒目的书名，看看版权页是初版，屈指一算，这部书出版至今已有75年，这其间发生过多少沧桑世事，而这部书的品相依旧面目清秀。所以捧着这部书，其景其情，睡着也会笑醒，真是书到深处都是情，一个喜欢书的人对个中况味，恐怕一般人都无法体会的。善待书就是善待文化，善待别人才有缘分。

目 录



自序 茅盾书缘 /001

《子夜》轶话 /001

《子夜》译名趣话 /003

写《蚀》的激情 /004

鲁迅与茅盾的《水藻行》 /006

《霜叶红似二月花》的诞生 /008

从《倒闭》到《林家铺子》 /009

《多角关系》与乌镇 /010

茅盾与《春蚕》 /011

“城市三部曲” /012

一篇“预言”小说 /013

《子夜》名字的诞生 /014

梅女士的生活原型 /016

《幻灭》中的强连长 /018

《腐蚀》中赵惠明的生活原型 /019

《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的写作 /020

《清明前后》的前后 /021

- 《动摇》何以如此传神 /022
- 瞿秋白与茅盾的《路》 /023
- 《蚀》在国外 /025
- 《子夜》：20 世纪世界文学杰出巨作 /027
- 《子夜》手稿是怎样保存下来的 /029
- 茅盾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030
- “引子”引起的风波 /032
- 一部三改书名的小说 /034
- 小说中的玫瑰花 /036
- 话说《林家铺子》 /037
- 一篇直言不讳的序言 /039
- 《春蚕》在国外 /040
- 一部先在国外出版的长篇小说 /042
- 一篇以儿子生活为题材的小说 /043
- 《蚀》的命名 /045
- 周恩来与《清明前后》 /046
- 《中国的一日》及日译本 /048
- 一本茅盾自己不满意的文集 /050
- 吴宓评《子夜》 /052
- 关于《腐蚀》的版本 /054
- 壮丽的《虹》 /056
- 一篇序，满纸情 /058
- 茅盾为女儿写的一本书 /060
- 《风景谈》与延安 /062
- 茅盾与《普式庚研究》 /064
- 《风景谈》与电影《塞上风云》 /065
- 小说化散文——关于茅盾《光明到来的时候》 /067
- 茅盾一首诗的由来 /068

- 茅盾抗议侵犯版权 /070
- 《〈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之由来 /072
- 《创造》的艺术特色 /074
- 茅盾童年诵读的一首歌 /076
- 《创作的准备》 /078
- 《泡沫》的初版 /080
- 茅盾作品中的云少爷 /081
- 《速写与随笔》中的一个谜 /083
- 有头无尾的《牯岭之秋》 /084
- 东北书店与茅盾的《腐蚀》——〔日〕下村作次郎 /086
- 施蛰存与茅盾的《邻二》 /088
- 关于茅盾的第一本书 /090
- 从茅盾到矛盾 /092
- 茅盾不愿编进文集的两本书——关于《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 /094
- 茅盾生前的两种《茅盾文集》 /099
- 茅盾怎样写《白杨礼赞》 /102
- 开明书店为茅盾作品作广告 /104
- 三不朽——关于《人民是不朽的》 /107
- 短小与深刻——茅盾的《读书杂记》 /109
- 《鼓吹集》往事 /111
- 一部值得让茅盾续写的小说 /113
- 简体与繁体——关于茅盾的两种诗词集 /116
- 关于《茅盾选集》 /119
- 香港曾盗印茅盾著作 /122
- 茅盾少年时代的《文课》是怎样发现的 /125
- 茅盾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 /127
- 后记 /130

《子夜》轶话

秋白避难话《子夜》

1930年夏秋时节，茅盾决心创作一部全面反映中国社会风貌的长篇小说。身患眼疾、胃病、神经衰弱的茅盾，常常到他卢表叔家与工厂老板、银行家、公务员、小商人以及上海形形色色的人物接触交谈，搜集素材。至1931年4月，茅盾已经写了《子夜》前面四章。一天，茅盾夫妇在瞿秋白家做客，刚吃罢晚饭，秋白接到地下党送来“娘家有事，速去”的转移通知。茅盾毅然决定把秋白和杨之华转移到自己家里。

瞿秋白夫妇到茅盾家避难后，《子夜》就成了瞿秋白和茅盾两人谈论的主要话题。

多变的梅雨季节，窗外飘洒着霏霏春雨。秋白站起来走到窗前，远眺着迷蒙中的都市高楼，突然转过身来，问正在纸片上记着什么的茅盾：“雁冰，吴荪甫坐的是什么型号的轿车？”

“现在通行的福特牌。”茅盾放下笔，用征询、不解的目光望着秋白说。

“像吴荪甫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秋白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停了停，又问茅盾：“坐‘雪铁龙’怎样？”

“还有，那吴荪甫被工潮和投机失利等事件逼得愤怒时，那种愤怒心情，还写得不够。大资本家愤怒绝顶而又绝望时，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雁冰兄，这点你注意了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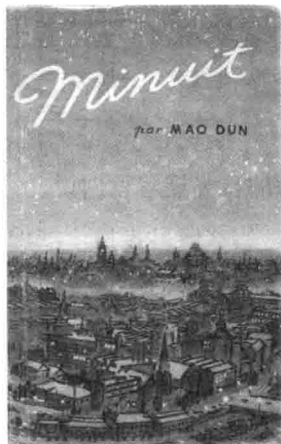
茅盾听了秋白一番真知灼见的话语，欣喜地点点头……我们现在读到的《子夜》，就是茅盾与秋白畅叙后，根据秋白意见改写提纲后创作的。所以，《子夜》也凝结着秋白的心血，洋溢着两位巨人的友谊。

舞池出现假茅盾

《子夜》在1933年1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后，不出三个月，竟印刷四次，初版三千册，三次重印各五千册。这种盛况，连茅盾自己也感到“实为少见”。而且大量评论也随着《子夜》的问世而出现在报刊上，《子夜》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甚至上海滩竟然还有人在舞池冒名自称茅盾。

当时，上海有个叫芳信的青年作家，他的妻子在某舞场当舞女。一天，这个舞女与一个男子跳舞，男子自称茅盾，舞女十分惊喜，因为她刚读过《子夜》，而且知道《子夜》是大作家茅盾的新作。深夜回家时便告诉丈夫芳信，芳信从未听说过茅盾到过舞场，便让其妻在那男子来时，向他索取《子夜》并要其签名。结果，后来那男子只在了一本新出的《子夜》上签了个MD，并且从此再未敢在舞池露面。

当时，茅盾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惊讶。直到晚年他还在说：“我始终不懂那个人为什么要冒我的名。”从这轶闻，可见十里洋场的旧上海无奇不有，也可见当时《子夜》名声之大。



《子夜》译名趣话

茅盾的《子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子夜》出版以来，有几十种外文版本。在《子夜》书名的翻译中，因各国语言习惯不同，也带来各种各样有趣的差异。

1951年，日本千田书房代出版的《子夜》，尾坂德司先生将“子夜”译成了“深夜中”，并称赞这部作品是战前茅盾的“最佳作品”，“而且也是战前中国文学的杰作”。1958年越南河内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张正、德超翻译的《子夜》越文版，书名译成“半夜”。

《子夜》在朝鲜有一个译本，为了使朝鲜读者容易理解作品《子夜》的内容，翻译者李永奎先生把《子夜》书名译为“黎明之前”，并且收进朝鲜国立文学艺术书籍出版社1960年版《世界文学选集》第七十一卷。朝鲜朴兴炳先生在朝文版《子夜》前言中称：“茅盾的《子夜》的出现，是继伟大鲁迅的不朽之作《阿Q正传》之后在中国现代小说和中国现代文学整个领域里开辟先河的又一巨大收获。”更为有趣的译名是，20世纪5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先生把《子夜》翻译成斯洛伐克文后，在斯洛伐克文的《子夜》前言里，普实克先生把《子夜》书名译成了“一批知识分子的编年史”。

由此可见，翻译文学作品，不仅要忠于原著，而且还要照顾本国读者的语言习惯，茅盾的《子夜》在各国不同译名的出现，可能是这些文化使者既忠于原著，又想“从实际出发”的结果吧。

写《蚀》的激情

创作需要激情，需要强烈的创作冲动。茅盾创作《蚀》的经验告诉我们，激情、创作冲动来自勤奋，来自生活。

茅盾自幼十分勤奋，读书十分用功。课余以读小说为乐，常年不辍。所以晚年，有人问他读过哪些书时，他说：“至于中国的旧小说，我几乎全读过（包括一些弹词）。这是在十五六岁以前读的（大部分），有些难得的书（如《金瓶梅》等）则在大学读书时读到的。”至于外国文学，茅盾自己说：“猎涉范围相当广。”但是，光读书没有生活也很难创作，茅盾深谙个中道理。当初茅盾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以后，有的友人劝他创作小说，茅盾听了后笑笑，摇摇头说：“我还没有力量呀。”

茅盾投身革命后，认识了一些“时代新女性”。这些新女性的音容笑貌、思想意识使茅盾产生了描写她们的念头，后来听了革命队伍里一些青年女性的种种故事后，创作的冲动更强烈了。有一次，茅盾开完一个会回家，不巧天下雨了，在路上与一个极熟的女同志共持一伞，这时，茅盾平时积累的“时代女性”与这个女同志联系在一起，使往日见到的女性形象在脑海中“纷纷出现，忽来忽往，或隐或显，好像是电影的断片”。茅盾事后说：“这时，听不到雨打伞的声音，忘记了还有一个同伴，写作的冲动异常强烈，如果可能，我会在这大雨之下，撑一把伞就动笔的。”足见生活对茅盾的冲击多么大。

大革命失败后，茅盾从武汉回到上海，有机会把曾经使自己冲动过的激

情，在妻子孔德沚病榻前一气呵成地写成了小说《蚀》。作品用游刃有余的笔力，刻画了一大群大革命时期的女性形象，这些栩栩如生的形象，揭示了大革命时代的风采，也展示了茅盾深厚的文学和生活的底子。



鲁迅与茅盾的《水藻行》

《水藻行》是茅盾发表于1937年5月日本《改造》杂志的一个短篇小说，也是鲁迅和茅盾友谊的结晶。

1936年初，日本改造社的山本实彦先生写信告诉鲁迅，打算在《改造》杂志上介绍一些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要求鲁迅先生帮助选编，并希望能有茅盾的小说。鲁迅立即给茅盾去信，希望茅盾提供一篇小说并愿意亲自翻译成日文。对此，茅盾十分感动。没有几天，一篇以江浙农村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在茅盾笔下诞生了，这就是《水藻行》。在这篇小说里，茅盾着力刻画了两个性格、思想、情感截然不同的农民形象。一个叫财喜，乐观、正直、善良，是茅盾笔下少有的中国农民形象，他热爱劳动，蔑视恶势力，寻求真正的爱情，所以茅盾称他是“中国大地上真正主人”。另一个与财喜相反，是“一个被生活彻底压垮了的农民”形象，叫秀生，他孱弱、贫穷，在生活的穷困线上挣扎。这两个人物形象都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此外，小说对江浙一带典型的水乡风光的描绘，对农民水上劳动场面逼真的刻画，都十分精彩。茅盾写完后，便带着小说匆匆来到鲁迅寓所——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不巧的是，鲁迅正病着，他见茅盾这么快就送来了稿子，很为高兴，但又为不能立即翻译而抱歉地说：“你看，我又犯了气喘病，不过快要好了，稿子先放在我这里吧。”

后来，鲁迅的病情日愈严重，实在不能着手翻译，便把《水藻行》原稿寄给山上正义，请他代为翻译。茅盾对鲁迅这种深厚的友情，十分感激。事情隔

了几十年后，茅盾还无限怀念地说：“《改造》杂志到1937年5月才登出了《水藻行》的译文，那是我唯一的一篇先在国外发表的小说。这时距鲁迅逝世已有半年了，谁又能想到，这篇小说的发表还凝聚着鲁迅先生的心血！”

